

家庭珍藏本

小武工队员

江峻风 著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章回体小说。写的是胶东抗日根据地一支武工队，在敌占区配合地下党，机智勇敢地对敌人进行斗争的故事。故事情节惊险曲折；人物形象鲜明生动。主人公铁星，是个有强烈的阶级仇恨的少年，性格倔强勇敢，但又任性散漫。他参加武工队以后，被派到敌人据点作地下工作，和汤小凤、李文里外配合，勇敢地探听敌情，传送情报……但是不能自觉地遵守纪律，作了一些冒险的事情。在地下党的教育下，经过斗争的锻炼，他克服了缺点，成为一个智勇双全的小战士。书中还塑造了杨爷爷、王铁匠、孙虎、刘婶子几个共产党员动人的形象，杨小凤、李文两个抗日少年也写得十分可爱。

《战斗的童年文学丛书》

出版说明

在祖国几十年烽火漫天的征途上，有少年儿童的脚步；在宏伟壮丽的历史画廊里，记载着少年儿童可歌可泣的功绩。

英雄少年们是在老一代革命家带领下成长的。老一代革命家象园丁爱护幼苗一样，把少年儿童当作祖国的未来，把开创新时代的希望，寄托在少年儿童身上。他们鼓励少年儿童团结起来，为拯救苦难的祖国贡献力量。于是，在大革命时期，成立了劳动童子团，团员们尽自己的力所能及，支援北伐战争；在土地革命时期，成立了少年先锋队和共产主义儿童团，参加打土豪、分田地，保卫人民政权；在抗日战争时期，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组织了儿童团、学生会，团结广大少年儿童投入了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在解放战争时期，不少解放区组织同学们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和伟大的解放战争。同时，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在人民军队里、在大后方还有少年铁血队、地下少先队、报童近卫军、新安旅行团、孩子剧团……

在革命洪流里，少年儿童，步伐豪迈，歌声嘹亮。他们跟随父兄，怀着美好的理想，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刻苦地学习文化知识，忘我地参加战斗。

千千万万个孩子在暴风雨里成长起来了。他们在漫长的道路上，有的为人民作出了可贵的贡献，成了人民喜爱的小英雄、

小模范；有的在枪林弹雨中，或是在白色恐怖下，为祖国、为人民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名字将永远记在人民心里。他们的光荣事迹，将世代为人民传颂，他们的无私无畏的高尚品质，也将为代代少年儿童传颂。

《战斗的童年文学丛书》，就是为了记载这些少年儿童组织的光荣事迹，歌颂这些少年儿童的不朽精神，塑造少年英雄的光辉形象而编辑出版的。这也是一套记载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光荣历史的大型重点丛书。

这套丛书里，有长篇小说、中篇小说，有故事，也有长篇回忆录，将在若干年内陆续编辑出版。由于编辑能力有限，水平不高，工作中必然会有不少缺点甚至错误，诚恳地希望少年朋友们多多批评指正。

目次

第一回	小凤儿待客松树林 杨爷爷计取青石岭	1
第二回	丢马尾气煞疤豺狗 暗踪难坏王铁匠	13
第三回	小伙伴大闹黑龙潭 老师傅断指拒打铁	26
第四回	落虎口一进陈家堡 祭师傅村民大示威	43
第五回	铁星儿立志干革命 吃西瓜活捉二鬼子	56
第六回	探敌营二进陈家堡 巧配合敌人遭伏击	69
第七回	破秘密铁星探地穴 装讨债李文施计谋	81
第八回	探虚实李文卖甜梨 假传令孙虎借子弹	91
第九回	铁星儿奋勇夺机枪 于德新安排脱身计	102
第十回	黄脸狼夜审红旗案 刘婶子刀下救铁星	112
第十一回	破封锁爷爷传密令 托打雁铁星出狼窝	124
第十二回	解绳索囚徒成猛虎 斗敌众铁匠洒热血	142
第十三回	探囚车李文假贩货 武工队巧计救铁星	155
第十四回	八路军夜战陈家堡 铁星儿炸穴立战功	165



第一回 小凤儿待客松树林 杨爷爷计取青石岭

初秋天气，山野一片浓绿。微风吹过，山上的松林发出海涛般的轰鸣，肥大的梓罗叶①和田野里的高粱、玉米叶子也轻轻地抖动，唰啦唰啦响着。太阳落下好一阵儿了，热气可没退，那西山顶上的一抹霞光，好似还散发着火样的威力。就在霞光闪烁的西山马鞍形山口的小路上，闪出一高一矮两个身影。走在前面的矮个儿，是陈家堡打铁的王铁匠，城郊地区地下党组织的联络员；后面那高个儿，是武工队上的刘勇，现在改名叫孙虎。他们是从山区根据地来到游击区，在一个山村里一家“堡垒户”②落了脚，太阳一落，就爬过山岭，来到敌占区。

他们走得很急，却很机警，不时向四周打量着情况。他们走

① 一种灌木，可放柞蚕。

② 经常掩护八路军干部的人家。

下山坡小路，进入县城通海港的大路，奔上青石岭的时候，天就黑定了，老远便望见黑黝黝的青石岭上，孤突突地立着个大碉堡，枪眼里透出灯光，像个怪物似的，眨巴着眼睛，盯着岭前的平川。

孙虎，原是部队上的侦察班长，个头儿虽大，走路却连点儿声音都没有。王铁匠个头儿倒不大，长得很壮实，不愧是个抡大锤的身板。他走路也很快，只是脚步重一些，一脚落地，山摇地动的。他走在前边，因为老是听不到孙虎的脚步声，怕落下他，走一会儿便回头看看，可孙虎总是紧紧地跟在后面。王铁匠心里笑道：“真不愧是八路军的飞毛腿！”

走近岭下，微风送来松叶的清香，一弯月牙儿照见密森森的林子。孙虎不由得快走两步，与王铁匠并肩走着，指着山腰的林子说：“老杨同志的家，是在那山腰上吗？”王铁匠说：“嗯，过了黑龙潭，直往上走就是。”

快到黑龙潭了，孙虎突然停下来，侧耳听着什么。王铁匠说：“像是马队！”孙虎嗯了一声，王铁匠忙拉孙虎钻过灌木丛，躲进洋槐林子。孙虎靠在一株大树上，把大肚匣子抽出来，张开机头，盯着前面的大道。

大道上一团烟尘滚滚而来。马蹄得得声渐渐近了，十来个伪骑兵一刹就奔过来。月光照见那个为首的，半边脸上有几个大疤痕，左眼和嘴角也歪了。他原是伪警备队的一个副官，现在被警备司令派到要进驻陈家堡的伪军中队当中队副。他名叫巴财，外号疤豺狗。虽然这一带是所谓的“模范治安区”，他望着黑森森的林子，总不免有一点儿胆虚；八路军神出鬼没，要是倒霉偏偏遇上……想到这儿，他头发梢儿都麻了起来，不由得用手抓住了枪把。

黑龙潭岸畔上有只寻食的小獐子，被马蹄声吓得没命地乱

蹄。它扒翻了一块石头，哗啦啦滚下来，咚的一声落到潭里，水花溅起老高。疤豺狗一时慌了神，勒住缰绳，“当！当！”朝崖上打了两枪。第二匹马没收住蹄子，撞了疤豺狗的马屁股，疤豺狗险些栽下来。后面的伪军都慌慌张张下了马，有的还跌倒在地上，就如大敌当前。

疤豺狗见无别的动静，便在马上怪笑了几声说：“崖上有只狐狸，没打着。……自己家门口，慌什么？”伪军们心里又好气又好笑：明明自己慌了，却说打狐狸！他们扑打扑打身上的土，又上了马。大概怕山上的碉堡里闹误会，疤豺狗用手电往山上一明一暗地照了三下，又左右晃了晃；山上的碉堡也照样作了回答，马队才一溜烟儿奔陈家堡方向去了。

林子里的王铁匠和孙虎见敌人闹腾一阵就走了，也走出林子。王铁匠疑惑地说：“敌人这么晚出来，准有点名堂。我看，我还是先到陈家堡看看情况，回来再决定今晚上的行动。”孙虎说：“好吧！”王铁匠说：“我先把你送到老杨同志那儿，再去。”孙虎说：“你要争取时间，我自己去吧。”

王铁匠仍沿着大道奔陈家堡。孙虎顺着铁匠指点的小路，穿过林子，往山上走去。到了半山腰，果然看见上面有座小房子，只是不见一点亮光。他把手捂在嘴上，学了两声猫儿叫，小房子那边很快就“喵！喵！”回了两声。孙虎见有了回答，便高兴地蹿出山草窝子，嗖嗖地登上石阶。

柴门开了，一个女孩的声音问道：“谁家的猫儿？”孙虎先不回答，登上石阶，走近门前，趁月光看那开门的姑娘：一双眼睛闪闪发光，像一对星星，十分机灵。他知道必是小凤，便小声问道：“爷爷在吗？”

杨小凤见上来的不是熟人，心里先有些慌，便问道：“你找我

爷爷干什么？”孙虎说：“屋里说吧！”说着自己先往屋里摸。小凤紧跟进去，把灯点了。趁灯亮儿，见来人是个微微驼背的大个子，头戴一顶破草帽，贴身穿着对襟土布白褂儿，肩上搭着一件打了补丁的青夹袄，下身是条蓝布裤，额上皱起两道细纹，黑眉毛下边一双细眼，正笑眯眯地望着小凤。

孙虎见小凤犯疑惑，便说：“我是上山来收蘑菇的。”小凤问道：“要多少？”孙虎说：“有好的要十斤，没有好的，只要五斤。”小凤见暗语都说对了，高兴起来。她正要说出爷爷的去向，可转念一想：刚才山下过了马队，又打枪又打信号，怕还有什么差错，便改口道：“爷爷今晚上不回来，哎，你明儿再来吧！”孙虎见她变了卦，便说：“别拐弯儿了，我跟王铁匠是一起的。你爷爷、李文，都是自己人，你说对不对吧！”

小凤这时没了主意，听话儿倒没差错，只因刚才山下不知出了什么情况，不敢大意接待。她想了想，便对孙虎说：“那你先坐着，我找爷爷去。”

小凤出来，听见陈家堡人喊马叫，狗咬得厉害，愣了一会又返身到屋里，悄声对孙虎说：“你自个呆在屋里不好，不是俺家的人，人家来查问怎么办？”她不等孙虎回话，噗的一声把灯吹熄了，拖孙虎出了屋门，返身把门锁上，说：“我给你找个地方呆着。”孙虎没法儿，只得跟她下了台阶，在岩石间、林子里转悠了一阵，走进一片黑森森的松树林子里。

小凤让孙虎在一块石头上坐下，说：“悄悄坐着，千万别走动。”说完，小辫儿一甩，往林子里一钻，便不见了。孙虎没想到，到老杨同志家先受到这样的招待。他心里却笑了：“小家伙多鬼！这也是在斗争中磨炼出来的！”

孙虎略坐了一会儿，便站起来转出林子，找了个敞亮地方，



小凤问：“你找我爷爷干什么？”

趁着月牙儿还没落山，观察这青石岭一带的形势：岭前是平川，一条泛着银光的大河在平川上静静地流着。县城通海港的公路，顺着河弯，经过青石岭前往东，在陈家堡村外绕过去，越过一带漫坡便看不见了。往东、往西，越过丘陵地带，都是山区——那儿是八路军的抗日根据地。

自从一九四二年敌人残酷的“大扫荡”被粉碎以后，敌人又搞了几次所谓“强化治安运动”^①又在许多地方增设据点，好巩固占领区，蚕食抗日根据地的边沿区。岭东的陈家堡，也是敌人选中的地方：这个不太大的村落，西边靠着设有大碉堡的青石岭，东有河床挺宽的沙子河，村边正是县城通海港的公路，陈家堡正是县城至海港的喉头。敌人要是在陈家堡安上据点，就好比在这里放上一只凶恶的狗，守可以监视肥沃的岭南平川，把这个大粮仓放在自己的嘴边；攻可以袭击河东和岭西抗日根据地的边沿区；南北可与县城和连结海港的其他据点遥相呼应——这是胶东半岛上的敌伪，企图巩固敌占区的新计划之一。

根据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军分区和地委决定组织一支“城北地区武工队”，深入敌区，和地下党相结合，发动和依靠群众，把抗日的烈火在敌人的这个“模范治安区”燃烧起来，对敌人展开机动灵活的武装斗争，密切配合根据地的反“蚕食”斗争，粉碎敌人的新阴谋。王铁匠代表这个地方的地下党组织，到军分区去和组织武工队的领导同志接了头，就和孙虎同志一起回来，先探探路，摸摸情况，为武工队的活动安排下落脚点。

孙虎观察了一会儿，不禁想起王铁匠曾介绍说：青石岭树多林密，岭前是一马平川，举目十里，东西也可望十数里。再远便是

^① 日寇用烧、杀等残酷手段逼迫群众服从其统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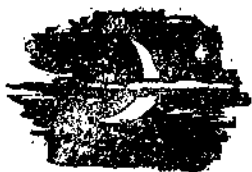
游击区，顺岭往北，更可通山区根据地。这山腰上又设有地下交通站，确实是武工队最好的落脚点，只是岭上那大炮楼十分碍事。

孙虎正想着，望着，夜色更黑了，他抬头看时，月牙儿已经沉到山后去了，四周昏黑，只有点点流萤无声地飘来飘去。忽然陈家堡那边响了几枪，鸡鸣狗叫地又闹腾起来。孙虎担心小凤年纪小，耽误了大事，再也呆不住，便凭着军人的灵敏，摸黑往石屋走去。

刚走到树丛边上，忽然发现一个人影儿顺着山路上来了。朦朦胧胧可以看出是个老人，但是步态却很硬朗，带着一种豪迈的气概。

这老人上了屋前的斜坡，从容地回身看了看来路，咳嗽了两声，从腰上扯下条手巾来擦了擦前额上的汗。这时候，突然喵的一声，一阵草响，小凤出现在他的眼前，不等老人开口，就附在老人耳朵上说了几句话。那老人又是笑又是气，





说：“丫头！把贵客弄到林子里果着，可怎么像话呀？”小凤不服气地说：“爷爷！你就保险没错儿吗？”爷爷说：“我跟你铁匠哥在李文家已接过头了。”小凤这才吃吃地笑着说：

“爷爷，你回屋里点灯，我去把客人请回来。”

孙虎听到这里，知道是杨爷爷了，便低声说道：“不用找，我来了。”小凤猛听见树丛里有人说话，不禁啊了一声。孙虎走出来拉上杨爷爷的手。杨爷爷知道他必是孙虎，笑着指指石屋，这时候小凤已经开了锁，便引他回到家里。

点上灯，孙虎才看清楚杨爷爷是个紫脸膛，虽然须发如银，可笑起来露出满口白牙，随着说话的神情，眼睛一睁一眯，却光亮有神。孙虎心里格外喜欢：今晚虽是到了敌占区，可是遇上这爷孙俩，有这样的同志在一起，对今后的斗争，更是信心百倍了。

杨爷爷知道孙虎和王铁匠还没有吃晚饭，便披上黑夹袄，要孙虎坐着歇息，自己到外面放哨，唤小凤回来做饭。

小凤进来望望孙虎，不好意思地笑了。她在蓝底白花的夹袄上系了条白布围裙，甩动小辫儿，脚步轻轻，旋风似地打了几个转，只一刻工夫，便刷了锅，下了小米。孙虎过来帮着烧火。小凤贴了饼子，打点好咸菜卤虾，盖上锅盖，让孙虎回炕上歇息，自己在灶门旁坐下来烧火。

孙虎想着心事，踱来踱去，看看这里，瞧瞧那里。他见北墙上有个关着的小窗户，便走过去拉开木闩，想看看后边的情景。小凤忙说：“开不得！窗口儿正对着山顶上的炮楼子呢！”孙虎哦了一声，笑了笑，忙把木闩插上。

孙虎见墙上挂着个没弓子的大胡琴，顺手摘下来，用指头弹

弄皮鼓儿，欢喜地问道：“爷爷还喜欢弄这个？”小凤说：“那是爷爷给李文哥做的，没马尾做弓子，铁星哥答应给爷爷找来。”孙虎有些奇怪，问道：“铁星跟李文不是合不来吗。”小凤睁大眼睛反问道：“你怎么晓得的？”孙虎说：“听铁匠说的呀！”小凤哦了一声，也笑着说了一些铁星和李文的事儿。

不一会儿，饭已做熟，小凤出去换爷爷回到屋里来。杨爷爷让孙虎上炕歇息，孙虎说不累，沉思着坐在灶门口拨拉没熄灭的火星。杨爷爷便坐在一条小木凳上，掏出烟袋按上一锅烟末。孙虎忙递了个火给他，杨爷爷吱吱地吸起烟来。他看着孙虎那年轻英武的样子，想着这城北一带终于要拉起武装，心里一阵阵激动。

孙虎看看杨爷爷这喜滋滋的样子，问道：“老杨同志，你这么大年纪了，整天跑工作，还要侍弄庄稼，够累的了！”杨爷爷说：“累？咱这摔打出来的身子骨儿，从来不知什么叫累。别看我有这把胡子，我还想到武工队去扛扛枪杆子呢！”说着就哈哈地



笑了起来。接着，他们两人便谈起了工作。谈了阵子，孙虎深有所思地问道：“陈家堡大院里咱的人有几个？”杨爷爷说：“有两个。”孙虎想了想，说：“两个人力量还是太单薄了，应该多几个人。”

谈了会儿情况，又谈到斗争部署。两人越谈越高兴。最后孙虎问道：“老杨同志，你看咱第一步棋该怎么走呢？”杨爷爷仍是笑语朗朗地说：“怎么走？有你们来了，照我看，就先‘吃车’，再‘将军’！你别看敌人这么张牙舞爪的，说起来他们也并没有多大章程。”说着他叭叭磕了磕烟灰，又说：“就说青石岭上的这个碉堡吧，看来怪瘆人的，其实虚得很呢！那上面一排伪军，除了先前在国民党部队干过的几个兵油子，大半是本地人，都是生活没着落，才被迫当兵的，没什么战斗力。如今看看八路军一天天壮大，他们更不乐意白白为鬼子卖命。不过它总还是个钉子，妨碍着咱们的行动。我看就先从这里下手！”

孙虎听到这里，一拍大腿说：“哈，我也正这么想呢！拔了这根钉子，不光我们行动方便，还可以使陈家堡孤立起来。可是该怎么拔才好呢？”

杨爷爷收住笑容，胸有成竹地说：“叫我琢磨，青石岭这碉堡只能暗取，不宜明占；只能智取，不宜力夺。也就是说：暂时留着它，可又要它不得着我们行事。”说到这里顿了顿，又说：“咱们要干，就立马追蹙地干！我这里已想好了一个办法，刚才疤豺狗不是从青石岭经过，进了陈家大院吗？这倒是个机会……”两人刚刚说到这里，突然又“叭！叭！”两枪，紧接着，枪声炒爆豆似地响起来了。

杨爷爷一口吹灭了灯，拉着孙虎急忙走出门来，正和小凤撞了个满怀。

小凤着急地说：“是陈家堡响枪。该不是铁匠哥出了什么事？”爷爷说：“我看看去。”孙虎一把扯住，说：“听这枪声，零零乱乱，没什么目标，也不像面对面遭遇。再说，铁匠同志单枪独马不会去跟敌人瞎撞，咱们听听再说。”

听了一会儿，枪声停了，又人喊马嘶地闹了好一阵子，才渐渐安静下来了。孙虎和杨爷爷正在分析刚才的情况，山下一阵马蹄声传过来。杨爷爷一面拉孙虎进屋一面说：“狗东西们又连夜返回城去干什么呢？”孙虎沉思了一下，没有吱声。杨爷爷重新点上灯，又说：“看近几天的情形，是不是敌人要在陈家堡驻兵？”孙虎说：“从各方面分析，敌人进驻陈家堡的可能性很大。现在正是秋收在望，敌人必定要组织抢秋。”杨爷爷听到这里，笑道：“没那么容易抢的！城北区委成立以后，这一带我们的群众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他要抢秋，我们就发动群众来个反抢秋！”说完，就哈哈笑了起来。

杨爷爷的笑声感染了孙虎，他把匣子枪一拍，站起来跨了几大步，果断地说：“老杨同志，咱们的行动，决不能落在敌人后头！今晚就去干掉青石岭碉堡，回头再马上开会商量下一步的行动！”孙虎说到这儿，贴近杨爷爷的脸儿，笑咪咪地轻声说道：“你不是说已想好了一个暗夺智取的办法吗？说说吧！”

杨爷爷恢复了沉静，伸出两个指头说：“办法很简单，”他把眼睛一眯，摸了摸胡子，接着说：“这办法就叫做‘假送礼智取青石岭’吧。那碉堡上的伪军，我大半都混得很熟了，他们逼我去送草送粮，我就借这机会做了一些人的工作。那个吕排长，最胆小怕事，可他那嘴馋得厉害，有了吃的就忘了命……”孙虎听到这里格格地笑了，说道：“啊！我知道了，你是想叫我去当当二鬼子是不是，你带着礼物，又装做给我带路，骗开大门进去，把敌

人往一堆儿一划拉……松松快快叫他们听咱们的，对不对？”

杨爷爷没说对不对，只是开心地笑起来，心里说：“这小子，机灵得出奇呢！”

孙虎又说：“这办法行，只是还需要几个人，只上去咱们俩，这阵势还小了点儿。”杨爷爷说：“好办，我马上去搬几个人来！”

两个人正兴高采烈地说着，哗啦一声，王铁匠推开门进来了。杨爷爷又惊又喜，问道：“刚才陈家堡是怎么回事儿？”王铁匠摘下破草帽扇了两下，笑道：“都是铁星惹的。”杨爷爷又问道：“他怎么惹着这些狗奴才了？”铁匠说：“去剪马尾呢！我到陈三怪菜园去和咱们的人接头，可巧遇上了他，要不，他险些儿叫敌人捉住。”杨爷爷一听就嘿嘿笑了，又使劲把板凳一拍说：“这孩子，就是这么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孙虎望了一眼墙上挂着的没弓子的大胡琴，很有兴趣地对铁匠说：“你这个弟弟还真有点胆量呢！”铁匠说：“说起他那些调皮事可多着呢！”孙虎说：“怎么不引导他干点工作？”铁匠说：“他比不得李文和小凤。他野得那个样儿，眼下还没敢叫他沾边儿，往后大一点了再慢慢儿看吧……哎呀，饭还没好？我可是饿了。”说着，也不等杨爷爷去喊小凤，先揭开锅，拾掇出饭来，和孙虎两个吃起来。

吃着饭，孙虎把刚才和杨爷爷谈论的事说了一遍。王铁匠听了十分高兴，说道：“是个好办法，上去就说皇军山本部队长今晚上到陈家堡视察，认为青石岭据点的弟兄们有功，马上派人送赏！”杨爷爷笑道：“对，对！就得这么说。”然后大家又商议补充了些细节根末。吃过饭，三人收拾准备了一番，又从村里找来几个身强力壮、行动机敏的同志，天也就十点来钟了。王铁匠回陈家堡准备召集群众骨干开会，孙虎他们由杨爷爷带着，一路穿林爬坡，往青石岭大炮楼奔去。